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十四

□ 12
3110
14



門 012
3110
卷 14

左傳輯釋卷十八

日南 安井衡 著

昭公

安名稠襄公子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無傳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

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

人于號

杜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註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衛在陳蔡

三月取鄆

杜不稱將帥將帥師少書取言易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稱弟罪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杜無傳三同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

鹵

杜大鹵大原晉陽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杜國逆而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

展輿之黨防之齊公子鉅帥師納之始能入莒故從諸侯納之例書入歸入之說詳見于隱四年成十八年賊未會諸侯故不稱爵

莒展與出奔吳

杜君

左傳身年

卷之十八

一

正其葬邾悼公註杜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註杜楚以瘡疾封疆

楚公子比出奔晉註杜書名罪之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註杜伍舉介

將入館註杜就客館鄭人惡之註杜懷詐

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註杜舍城外既聘將以眾逆註杜以兵入逆

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俾聽命註杜欲於城外除地

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

豐氏撫有而室註杜孫段公圍布几筵告於

莊之廟而來註杜莊王圍之祖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

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註杜言不得從卿禮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

老註杜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

恃實其罪註杜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

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雍

塞不行是懼註杜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雍塞不行所懼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

其敢愛豐氏之祧註杜祧遠祖廟

盡也自鄭康成以超訓祧後世皆承其誤襄九年季武子對晉侯云君冠以先君之

祧處之其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僅四世耳豈遠祖乎今案康成注祭法謂諸侯無

祧及注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則云祧始祖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尚尊者斯

特遷就之辭耳祭法所言晉張融以為皆衰世制近世儒者蓋多疑之孔於彼疏中

亦引此傳文云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蓋覺鄭說之非也其豐氏無遠祖廟者良是

而云以君賜或得立穆公廟則過矣記曰大夫不得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

禮也衡案祭法曰至立七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

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壇壇有禱焉祭之

無禱乃止去禫曰鬼是遠廟為祧禮有明文不始於康成氏也上文云王立七廟而

下文以五廟二祧當之是廟祧對言則別散言則通又不始於孔氏矣二祧謂文世

宗廟也

宗廟也

宗廟也

室武世室周之王業胎於后稷而成於文武若毀其廟報德酬功之典闕如而自廢周之所以王也故周公制禮始祖廟四親廟之外置文武二廟以報其功德以其百世不毀謂之世室以其世世超上去又謂之祧其義至當豈衰世之制哉祭法注云諸侯無祧者釋記諸侯五廟言無二祧故五廟也始祖廟亦謂之祧者義與世室同後儒不能通鄭意并駁祭法妄甚要之祧廟散則通杜當言祧廟也而云遠祖廟雖特解祧字未免為微誤焉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乘橐而入註杜無橐示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註杜鄭尋宋之盟也註杜宋盟在襄於晉註杜得志謂先歟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註杜得志復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註杜駕猶陵况不信之尤者乎註杜尤甚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註杜襄二十五年始為政正義殷周雖改正此春正月故為七年未醫和則云八年衡案古人周年始加一年史記魯公傳曰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是也趙文子襄二十五年七月始為政至此年正月未滿八年者五箇月故云七年醫和之言在七月之後十一月之前是已周八年矣故云八年非以夏正言也

再合諸侯註杜襄二十五年會夷儀

二十六年 三合大夫

註杜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

服齊狄寧東夏註杜襄

十八年齊侯

平秦亂註杜襄二十六年

城淳于註杜襄二十九年

師徒註杜襄二十九年

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註杜謗讟

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註杜受午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註杜僭亦非所

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菽註杜穠菽也

註安正義播種於畝中苗生三葉以上稍壯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註杜言

註安正義穠草因遺其土以附苗根謂之壟苗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註杜詩大雅僭不

註安正義穠草因遺其土以附苗根謂之壟苗能為人則者不為人

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註安衡案難猶患也言楚令尹圍請用

必獲豐年之收

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註杜自恐未詩

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註安衡案難猶患也言楚令尹圍請用

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杜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

晉

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杜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

安正義唯譏執戈不言衣服則君服即二戈是也陸榮云離猶離

叔孫穆子

曰楚公子美矣君哉

杜美服

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杜禮國

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杜公子圍在會特緝蒲宮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遠王

官而居之雖服

安

正義服虔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君服無所怪也

又相近子家知圍在國之狀故言蒲宮以證二前戈之不足怪焉

伯州黎言假之者謂二前戈非蒲宮也正義以為蒲宮而駁服非楚伯州黎曰

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

杜聞諸大夫譏之故

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矣

杜言將遂

伯州黎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

杜襄三十年鄭

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為憂令尹不反戈

子羽曰當壁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

乎

杜子羽行人揮當壁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言棄疾有當壁之命圍雖取國備將有難不無憂也

愍矣

杜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黎圍此冬便

安正義服虔云愍憂也代伯州黎憂公

子圍代子羽憂子皙衛紫服說是也言公子圍子皙皆將為患故代州黎子羽憂之非謂子羽亦遇禍害也

陳公子招曰不憂何

成二子樂矣

杜言以憂生事

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

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

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

杜共承大國

其禍

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

杜小旻詩小雅其卒章

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

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

也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

宋左師簡而禮

杜無所藏否故曰簡

樂王鮒字而敬

子與子家持之

杜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

安正義不如

評不同伯州黎之飾辭持其兩端無所取與是持之也奕棋謂不能相害為持意亦同於此也衛紫持如持論之持子皮云二執戈者前矣子家云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而論之故云持之

皆保生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

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矣註杜書逸 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註杜開憂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

矣註杜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註安衡案禮記緇衣言有物註鄭注云物謂事驗是也季武子

伐莒取郟註杜兵未加莒而郟服註杜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

退註杜尋盟兵註杜而魯伐莒瀆齊盟註杜瀆漫也註杜請戮其使註杜時叔孫豹在

樂桓子相趙文子註杜桓子樂王註杜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

帶焉註杜難指求貨故註杜弗與梁其蹇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註杜孫家

臣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註杜言不戮其使註杜是禍之

也何衛之為人而有牆以蔽惡也註杜喻己為國衛註杜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註杜在

牆而惡之吾又甚焉註杜罪甚註安衛案言已出會衛社稷猶入家有牆以掩蔽

也然已出會本以衛社稷而以季孫壞吾事顯註杜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註杜怨

孫之註杜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註杜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註杜然

齎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註杜言帶褊盡

故裂裳示註安陸祭云褊狹小也註杜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註杜言謂

何罪註杜思難不越官信也註杜謂言叔註杜圖國忘死貞也註杜謂不以謀

主三者義也註杜三者忠註杜有是四者又可戮乎註杜并義註杜乃請諸楚

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註杜執事謂註杜畏威而敬命矣註杜謂不

戮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汚註杜汚勞註安

焦循云詩周南薄汚我私毛傳云汚煩也煩與註杜出不逃難註杜不荀註杜其何患

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

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註杜安靖賢能註安衡案其能能矣能者皆能是

者杜以能為賢註安則眾附從註安二者之能謂能不辟汚逃難

能之能失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

有罪杜不伐又賞其賢杜孫叔諸侯其誰不欣為望楚而歸之

視遠如通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杜言今衰世疆場無定主王伯之

令也杜言三王五伯引其封疆杜引正也而樹之官杜樹立也立官以守國

安衡案謂置封人而守之安舉之表旗杜表旗以表貴賤安陸祭云閔二年傳佩表之旗也

論疆場之事何遠及貴賤乎劉用熙謂表旗猶表表織安注旗表也表旗一義爾且此方

蓋以別封界者也衡案舉旗以表疆故謂之表旗耳安而著之制令杜為諸侯作

便不得相侵犯安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杜三苗獯鬻夏

有觀扈杜觀國今頓丘衛縣扈在始平鄠縣安馬宗璉云國語曰啓有五觀

處之邑其名曰觀汲冢古文帝啓十五年五安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

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杜二國商諸侯安顧

武云竹書紀年外壬元年邳人姚人叛河夏甲三年彭伯杜二國

克邳五年姚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姚人來賓杜二國

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安陸祭云書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詩江漢以平淮夷常武

夷遂踐奄徐即淮夷安以征徐方作也則二國自別逸周書稱三叔及殷東徐奄

及熊盈以叛則徐奄安自無令王諸侯逐進杜逐猶狎主齊盟其又可

壹乎杜疆弱無常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杜大謂篡弒又為用之

杜馮用治杜封疆之刑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杜辨治吳

濮有鬻楚之執事豈其顧盟杜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安衡案鬻隙也

隙乘之昔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昔魯爭鄆為日

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杜亢去煩宥善莫不競

勸于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

之首章杜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趙孟賦小宛

之二章杜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事畢趙孟謂叔向曰

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杜問將能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杜

言可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

杜安於勝君是杜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左傳卷之十八

彊不義也

杜詩小雅褒姒周幽王后幽王惑焉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盛彊不義足以滅之

令尹為王必求

諸侯晉少懦矣

杜懦弱也 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

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

杜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

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杜為十二年楚弑靈王傳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

杜會罷過鄭 鄭伯兼

享之子皮戒趙孟

杜受所戒禮卑而賦詩

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

杜告以趙孟 穆叔曰

趙孟欲一獻杜報葉詩義取薄物而以 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

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杜夫人 及享具五獻之邊

豆於幕下杜朝聘之制大 正義周禮大行人稱上公饗餼九牢饗禮九獻

案聘禮卿饗餼五牢故卿皆五獻惠棟云禮記正義曰卿大夫俱三獻故昭六年傳云得貶不過三獻五獻者亂世之法非禮之正也 趙孟辭

趙孟自以今非聘鄭故辭五獻

私於子產

杜私語 曰武請於冢宰矣杜冢宰子皮

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

杜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 穆叔賦鵲巢

杜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 安

杜美其治晉國且喻治晉國嫌於晉侯為庸君而趙孟專其權言語之道恐不當如此蓋喻諸侯各有其國而趙孟能安之耳 趙孟曰武不堪

也又賦采芣杜亦詩召南義取芣芣薄物可 曰小國為繁大國有疆而用之其何

實非命杜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芣芣大國能省愛 安

杜其力也趙孟不敢當鵲巢而穆叔又賦此可見 子皮賦野有死麇之卒章

杜野有死麇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也 趙孟賦常棣

杜非禮相 安

杜陸祭云趙子常曰危以喻楚諸侯惡公子圍故欲 趙孟賦常棣

杜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 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

杜受子皮 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杜三大夫皆兄弟國興起也 舉兕爵曰小國

賴子知免於戾矣杜兒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蒙趙註孟德比以安自知免此罰戮

飲酒樂趙孟出註此樂註安註衡案趙孟死非既見於此矣註天王使劉定

曰吾不復此矣杜不復見註安註故傳載之以為下文之引註矣註明德遠矣杜見河雒而註思禹功註安註衡案

公勞趙孟於穎館於雒汭杜王周景王定公劉夏穎水出陽城縣註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為汭註安註衡案

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杜見河雒而註思禹功註安註衡案

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杜勸趙註孟使註安註衡案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杜勸趙註孟使註安註衡案

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杜言欲苟免目前註不能念長久註安註衡案

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杜八十曰耄註安註衡案

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杜言其自比於賤人註而無恤民之心註安註衡案

神人矣杜民為神主不恤註民故神人皆去註安註衡案

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杜言將死不復見明年註安註衡案

叔孫歸杜號會註安註衡案

曾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杜言將死不復見明年註安註衡案

曾天謂曾阜杜曾阜叔註安註衡案

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杜言將死不復見明年註安註衡案

去乎乃出見之杜楹柱也以喻魯有註安註衡案

鄭徐吾犯之妹美杜犯鄭註安註衡案

公孫楚聘之杜犯鄭註安註衡案

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杜禽鴈也納註安註衡案

犯懼告子產子杜犯鄭註安註衡案

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杜犯鄭註安註衡案

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

杜布陳贊幣子皙公孫黑

子南戎服入左

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

杜言夫夫夫婦婦所謂順也

安陸祭云女以子南先聘已故言夫也下文夫夫以夫也為夫婦之夫得女適子南氏之意而未得於辭女適子南氏固以其先聘矣然其所以為辭則悅其有丈夫之氣象也蓋此女極慧欲已不奪志而又恐兩家因此結怨故不直述己志特婉其辭見盛飾者則曰信美矣見左右射超乘而出者則曰夫也若為夫婦之夫左右射超乘而出無所歸宿其謂丈夫審矣夫夫婦婦上皆謂身下皆謂德下夫即夫也之夫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子南所為皆可倚仗之事故云夫夫婦之言伏伏事君子也故云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陸誤為父父子子之例不若杜注遠矣而後儒或仍取陸說何也

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縶甲以見子南

安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

杜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

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

杜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

杜之杜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

杜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

放游楚於吳

安放游楚於吳

安咨於大叔

杜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

叔而蔡蔡叔

杜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

杜夫

杜夫

杜夫

杜夫

杜夫

杜夫

杜夫

杜夫

行之何有於諸游

註杜為二年鄭殺公孫黑傳

註安衡案子產獨罪游楚本出於權恐大叔或不版故咨之耳秦后

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註杜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

選

註杜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

奔晉罪秦伯也

註杜罪失衡案寵之者桓公非景公傳載其母言而釋之曰罪秦伯明罪不相容非失教也杜以為鄭莊

於段之類故后子享晉侯

註杜設享禮造舟于河註杜造舟為梁通

孫云造之言曹也相比次之名也故薛綜注東京賦曰造舟以舟相比次為橋也李巡孫炎皆言比舟正釋造字之義冲遠不得其解而轉訓為至爾雅釋文訓造為作

自雍及絳

註杜雍絳相去千里歸取酬幣註杜備九獻之儀始禮自齋其

終事八反

註杜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

以成禮欲盡

註安正義服虔以為每於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率敬於所赴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從絳向雍去而復還一享之間八度至也

陸祭云千乘之說先儒嘗辨其妄然傳言十里舍車不云每舍幾乘杜緣八反之語遂為此言以求合千乘之數過矣傳邈云此蓋度其道里以次第舍車各須置酬幣

於車中復計其遠近使之先日續發約享日仍以每享次第而至衡案十里舍車傳不言幾乘服以為一乘是也八反服以為一車八反杜以為八車一反以成一舍八乘之說然不得於辭服說亦是但服謂車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則失之果如其說一獻間當行二十里孔以追風逐日難之是也今案終事承上句謂終取酬幣之事非謂終享也十里置車言車多終事八反言幣多二句各一事皆述后子豪華之狀服因上文造舟於河謂自雍至絳一日而達故云車率一日行百六十里杜因司馬侯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之言謂取幣盡用千乘故云八乘車各以次載幣不知享已有日故造舟于河以備風波不可渡之虞非為欲一日而達絳也傳載司馬侯問承終事八反服杜皆非

司馬侯問馬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

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註杜言已坐車多故出奔女叔齊以告公

且曰秦公子必歸

註杜叔齊司馬侯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

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註杜問何時當歸對曰

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

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註杜艾絕也國於天

地有與立焉註杜言欲補助之者多

註安傳邈云者國者其先必有天功德於民故令其子孫享有土地得與食數百年與天地並立未

左傳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十

易傾也。衡案言天神地祇保祐之與之共立故未遽亡也。**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註安元

云石經作天乎。漢書五行志引作天虐。案錢大昕云與上文亡乎相對謂國既不亡則君當夭折也。衡案后子對云有焉。然趙孟之言也。故趙孟又問其幾何。言秦伯將幾何年而夭也。正義亦云君或早夭則傳作天甚明。若作天對曰有焉。趙孟字指上文不數世淫弗能斃對曰以下皆不可通。錢說是也。

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註杜贊佐助也

鮮不五稔。註杜鮮少也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

五。註杜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口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安衡案趙孟視蔭者感日晷易移下文既

脆弱朝雖康寧或不及夕而死夕雖康寧或不及朝而死誰能待五年之久也。**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

主民既歲而惕日。註杜既惕皆安釋文既五喚及說文云習厭也字又作既也。案說文心部忤字注云貪也从心元聲引傳作忤歲而惕日。衡案晉語作澗日澗即渴字。凡貪人之於物如渴欲飲據說文傳文本亦作忤澗故杜云皆貪也。忤歲澗日即指上文視蔭而言。杜訓貪極是。陸祭謂既惕皆偷安之意。其與幾何。註杜言是不知今本為誤依本訓為說既歲猶可惕日不可通非也

鄭為游楚亂故。註杜游楚子南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

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

薰隧。註杜閨門鄭城門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為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

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註杜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子產弗討。註杜子產強討之恐亂國晉中

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註杜即大鹵也崇卒也。註杜崇聚也將

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註杜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註杜更

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註杜車每困於阨道今安沈彤云共如字讀謂彼以什

阨又必克皆承上而言以明欲去車為卒之故。衡案沈說是也。但此當從我立辭。沈從彼立辭未是。克如勝國之勝謂為狄所克又猶更也。言狄以步卒十人共攻一車

雖戰於平地必為狄所克。若困我於阨其為狄所克更甚於平地。**請皆卒。**註杜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為行。註杜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陳五乘為三伍。註杜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

伍。註安衡案五乘為三伍以甲士言其步卒亦當相與為伍以屬甲士五乘三百七

十五人分為三伍則每伍百二十五人必五乘為三伍者取編伍之便耳。

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註杜魏舒輒斬之荀吳不限所以能立功為五陳以相

左專輯筆 卷之十八 十一

離註安衡案離騷通前後左右相附麗以齊力又置一陳於前以誘狄也正註義載服說以兩伍專參偏為車衆多少之名此既去車為卒恐未是兩於

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註杜皆臨時處註以誘之

翟人笑之註杜笑其失常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註杜傳言荀吳註皆能用善謀註昔展輿立而

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註杜齊雖納去疾註疾齊人先

召之故從國逆例書入去註安衡案公子鉏註納之故書入註展輿奔吳註杜吳外註叔弓帥師

疆鄆田因莒亂也註杜此春取鄆今註於是莒務婁魯胡及公子滅明

以大扈與常儀靡奔齊註杜三子展與黨大扈註常儀靡莒二邑註君子曰莒展之不立

棄人也夫註杜奪羣公子註秩是棄人註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註杜詩周註頌言

惟得人則註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

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註杜高辛註帝嚳居于曠

林不相能也註杜曠林註日尋干戈以相征討註杜尋用註后帝不臧註杜

后帝堯也註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註杜商丘宋地主祀註商人是因故辰為

商星註杜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註遷實沈于大夏主參註杜大夏今註晉陽縣唐人

是因以服事夏商註杜唐人若劉累之等累註其季世曰唐叔虞註杜唐人

之季世其註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註杜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註胎為震大

謂已余命而子曰虞註杜帝天取唐註君之名註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

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

焉故參為晉星註杜叔虞封唐註是為晉侯註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

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註杜金天氏帝少暉裔遠也玄

臺駘能業其官註杜纂昧註之業註宣汾洧註杜宣猶通也汾註障大澤註杜障

以處大原註杜大原晉陽也註臺駘之所居註帝用嘉之封諸汾川註杜帝顓註項

沈姒蓀黃

實守其祀

註杜 四國臺 駘之後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

註杜 滅四國

由是觀之則

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

於是乎祭之

註杜 有水旱之災則祭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 日月星辰之神

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

註杜 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鄭玄云祭告之以時有災變也祭如日食以朱絲繫社

也玄之此言取公羊為說也然社有形質故可朱絲繫繞日月山川非可繫之物不

得以此解祭也賈逵以為營積用幣杜依用之日月山川之神

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橫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

若君身則亦出

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

註杜 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

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

註杜 聽國政

晝以訪問

註杜 問可否

脩令

註杜 念所施

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註杜 宣散也

勿使有所壅閉

註杜 宣散也

則不收非所以安身也宜與壅閉對陸訓通是也

勿使有所壅閉

底以露其體

註杜 湫集也底滯也露瀉也壹

註安 焦循云董子秋之為言湫也

則不收非所以安身也宜與壅閉對陸訓通是也

愁讀為擊擊斂也秋之為斂即秋之為擊擊為斂收斂即集聚爾雅擊聚也杜讀湫為擊故訓為集正義謂以意為訓非也王念孫云露疲也憊也管子五輔篇曰振罷露資之絕秦策曰諸侯見齊之罷露是露為疲憊之義露一聲之轉故廣雅曰疲羸憊極也故杜云體羸露也正義不曉羸字之義乃云肌膚瘦則骸骨露又云羸露是露骨之名其義與裸近裸露形也羸露骨也皆失之衡案二說皆是也露又作路路皆同音假借

今無乃壹之

註杜 同四時也

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

官不及同姓

註杜 內官嬪御

其生不殖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註杜 殖長也

君子是

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

註杜 壹四時取同姓二首古人所慎

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

四姬焉

註杜 同姓姬

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

註杜 辨別也

四姬有首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註杜 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

安

顧炎武云省減也衡案娶

左傳

卷之十八

十三

同姓之相與先美矣安正義禮記大傳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周美極則盡盡則生疾法始如此耳前代則不然也蓋以前代敬簡才設禁防周人以其慢瀆故立法以禁之劉炫云違禮而娶則人神不祐故所生不長也晉文姬出而霸諸侯同姓未必皆不殖此以禮法為言勸勵人耳

君子是

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

四姬焉

註杜 同姓姬

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

註杜 辨別也

四姬有首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註杜 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

安

顧炎武云省減也衡案娶

左傳

卷之十八

十三

同姓之相與先美矣安正義禮記大傳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周美極則盡盡則生疾法始如此耳前代則不然也蓋以前代敬簡才設禁防周人以其慢瀆故立法以禁之劉炫云違禮而娶則人神不祐故所生不長也晉文姬出而霸諸侯同姓未必皆不殖此以禮法為言勸勵人耳

同姓未必生疾又未必不殖蓋世漸降俗漸薄至紂時淫風大行世有外內亂廢入倫者故周公制禮以防之周禮九伐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法至嚴矣又初不娶同姓之禮以防其微聖人時錯之宜可以窺一斑矣蓋四姬有殊色晉侯寵之生內熱惡蠱之疾觀子產美先盡矣之言可見矣子產謂遠其最所寵猶或可及故引禮辨之曰四姬有省猶可其實非謂娶同姓必生疾也杜謂據異姓猶存故謂盡去四姬為省顧謂四姬中減其二三詳子產所言杜注是也

叔向曰善哉朕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杜注送叔向

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杜注將敗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怙

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杜注為明年鄭殺公孫黑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

物君子也重賄之安衡案賄贈賄也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

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杜注蠱惑安疾疾不言近女而言近女

室於義轉迂易林鼎之復云女室作毒為我心疾則漢人所見本已與今同案室當為生字之誤也蓋生誤為至又誤為室是謂近女為句生疾如蠱為句本文女蠱為韻下文食志祐為韻傳凡言是謂者文多用韻若以近女室為句疾如蠱為句則失其韻矣又案下文曰女不可近乎言近女不言近女室此近女下本無室字之證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又曰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下文曰淫生六疾又曰今君至於淫以生疾此生疾二字之證又曰淫則生內熱惡蠱之疾此生疾如蠱

之證又案晉語亦曰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此最是謂近女生疾如蠱之明證也衡案王說辨矣然詳味傳文此八字一句是謂二字統下六字非韻語也况焦氏既用女室字則漢儒亦以室字為句當以舊讀為正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杜注惑女色良臣將死

天命不祐杜注良臣不匡救君過故安衡案言良臣又將死此皆晉侯不為天命所祐之所致焉公曰女

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杜注五

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杜注此謂先王之樂

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安傳邈云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其相生大小之次皆有節焉及於中五聲固以黃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為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而後則非復正聲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光武使桓譚鼓琴而好其煩聲宋弘所惡者是也衡案宮聲緩大先王之樂以此為貴降謂其聲漸細其節漸急遲速本末以相及者言樂曲中雖有遲速本末之殊必相及中聲也其聲節雖急細猶不失中聲故云中聲以降五降即五節五節以各曲言五降以遞下言五降之後則其節益急其聲益細變為煩手淫聲矣故不容彈也於是有煩手淫聲怕埋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

聽也杜五降而不息則雜聲安衡案恇悅杜物亦如之杜言百事皆如

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杜煩不捨杜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

也非以怡心也杜使動不過度安衡案以威儀自杜天有六氣杜謂

陽風雨杜降生五味杜謂金味辛木味酸水味鹹火味杜發為五色杜謂

白酸色青鹹色黑苦杜徵為五聲杜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安衡案徵杜淫生

六疾杜淫過也滋味聲色所杜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

為五節杜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杜過則為菑陰淫寒疾杜寒過則

陽淫熱疾杜熱過則杜風淫末疾杜末四支也杜雨淫腹疾杜雨濕

為洩杜晦淫惑疾杜晦夜也為宴寢杜明淫心疾杜明晝也思慮煩杜女陽

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盡之疾杜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安顧炎

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為陽焦循云天元紀大論鬼叟區曰寒暑燥淫風天

之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水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王冰注

亦如之又男子觀女慾火杜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安衡案不時

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

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

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杜以改行安衡案節杜必受其咎

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

是以云也杜將云主杜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杜

溺沈沒杜於嗜欲杜於文皿蟲為蠱杜文字也皿器也器杜穀之飛亦為蠱杜穀

積則變為飛杜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杜巽下艮上蠱巽為

蟲名曰蠱杜男為山少男說長女非杜皆同物也杜物猶杜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

歸之杜贈賄安衡案子產聘使也已發而贈賄於郊故言重賄之和醫耳無贈

賄之禮未發而厚賜之故言厚其禮而歸之言各有當也杜以

歸之杜贈賄安衡案子產聘使也已發而贈賄於郊故言重賄之和醫耳無贈

賄之禮未發而厚賜之故言厚其禮而歸之言各有當也杜以

歸之杜贈賄安衡案子產聘使也已發而贈賄於郊故言重賄之和醫耳無贈

賄之禮未發而厚賜之故言厚其禮而歸之言各有當也杜以

歸之杜贈賄安衡案子產聘使也已發而贈賄於郊故言重賄之和醫耳無贈

賄之禮未發而厚賜之故言厚其禮而歸之言各有當也杜以

為贈賜失之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擊柟邾

杜黑肱王子圍之弟子也

今河南陽程縣三邑本鄭地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

謂將

而先除二子也

杜

二子謂黑肱伯州犂

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

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

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

杜

縊絞也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長

言十一月

安

衡案下文有十二月又有甲辰朔己酉在甲辰前五十六日十一月

當作日誤據正義所載劉炫之言劉所見本既誤作月

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

杜

皆鄭教子右尹子干出奔晉

杜子干主

官廐尹子哲出奔鄭

杜

因築城而去

殺大宰伯州犂于邾葬王子邾

謂之邾教

杜邾教楚子麇

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

杜

問赴者對曰寡大

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杜

伍舉更赴辭使從禮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

子干奔晉從車

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

杜

食祿同

皆百人之餼

杜

百人一卒也其祿足百人

安正義謂與之田取稅以共食足為百人餼也衡案謂之餼則必是廩俸下文言底祿者祿可以包俸也孔云與之田非也

公子富

杜謂秦鐵富強秩祿不宜與子干同

叔向曰底祿以德

杜

底致

德鈞以年

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

詩曰不佞禦寡不畏疆禦

杜詩大雅

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

齒

杜以年齒為高下而坐

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

杜

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

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事有優劣唯主人命所處謙辭

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

杜

后子先來仕欲自同於晉

臣為主入子干後來奔以為羈旅之客

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

杜

忌敬也欲謙以自別

楚靈王即

位遠罷為令尹遠啓疆為大宰

杜

靈王公子圍也即位易名熊虔

鄭游吉如楚葬

邾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

杜

行器會備楚王汰侈而自

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杜

為四年會

傳十二月晉既烝

杜

烝冬祭也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杜

孟子餘趙衰趙武之

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

甲辰朔 趙氏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祭趙孟乃祭其家廟則晉祭當在甲辰之前

趙孟南陽並在十二月之文為下甲辰起本舉月遙屬

二月月誤

正義劉焯以為晉祭及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二月之文為下甲辰起本舉月遙屬

下明晉祭猶在朔前十二月非誤也惠棟云史記趙世家云趙鳳生共孟孟生

子餘謂共孟及衰衡案劉說是也孟當用仲月而晉祭在十一月之末餘日僅容趙

孟往南陽故十二月下載晉既祭以下三句而趙孟不得已用甲辰朔之意自見矣

或據上十二月之文以甲辰為閏月朔今案上文有六月丁巳在甲辰前四十七

日以甲辰為閏月朔據以上推丁巳為七月十日六月不得有丁巳且閏者歲之餘

也不可以舉正祀可謂妄矣趙氏稱孟者數人蓋其號也子餘是趙衰之字傳不應

並舉號字衰亦未嘗稱孟故惠孟與子餘為兩人會合也祭孟與子餘故曰會

惠說 是也 庚戌卒 十二月七日終劉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杜弔趙氏蓋

趙氏辭之而還傳言大夫彊諸侯畏而弔之 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杜弔趙氏蓋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 叔弓叔 秋鄭殺其

大夫公孫黑 杜書名惡之薰隧盟子產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杜弔少

晉人辭 季孫宿如晉 杜致禮服也公實以 安衡案春秋之例未有還然後

之故還 季孫宿如晉 杜秋行冬還乃書 始書其往者況實以秋往非

後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 杜公即位故 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傳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 杜公即位故 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盡在魯矣 杜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 安正義易繫辭云

其中又云易者象也是故謂之易象孔子述卦下總辭謂之為象述又下列辭謂之

為象以其無所分別故別立二名以辨之其實卦下之語亦是象物為辭故二者俱

為象也據傳先言易象後言春秋則應先云周之所以與周公之德也今傳乃先

云周公之德者易象諸國同在其春秋獨遵周公典法韓子美周禮在魯故先云周

公之德沈彤云易謂周易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明魯有周易也象謂六官

所布於邦國者若治象教象類蓋布治布教則必并其象而布之桓僖廟災命截象

曰舊章不可亡明魯有所布之象也魯春秋謂據舊典禮經所記之文五十五凡謂之

禮經衡案言易象又在其中不必言象沈以為治象教象之類是也管子云憲籍判

於前憲謂表示之者即周禮之象魏是也籍謂其抵本憲縣示於民籍藏于府故云

判於前是府有縣象之副故宣子得就大史氏而見之也韓非兩引魯春秋見其所

載皆左氏之文也。然則古言魯春秋者皆謂今傳文。蓋魯史舊文本出於周公之法。左氏因而脩之。加以其所聞見。以解聖經。其法則依然。魯史之舊。故其所載多先王之典禮。法言他國之史不能然。故宣子美之。身如春秋。乃撥亂反正之法。詩不亡。孔子未必作之。非周公之法本然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武王誅紂未幾而崩。禮樂制度皆成於周公。見其禮而知其德。故先言知周公之德。周之所以以王。在務本。周公制作皆推而本之。故次云周之所以以王也。據傳文是韓宣子始見易象與春秋矣。上疏云此二書晉國亦應有。韓子舊應經見。不知古所以為教。詩書禮樂其餘典籍。非史與博物君子未必見之也。況竹簡浩大。寫字又艱。書亦不易得。故古之君子熟於經。而勉於行。所見雖少。所得反多。後世易簡以紙。人易挾持。遂謂古人亦務博覽。疎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所以王也 註杜 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 **公尊之季武子** 註安 釋文四臣大。賦繇之卒章。 註杜 繇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繇。 註安 顛闕天散。宜

賦繇之卒章 註杜 繇詩大雅。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故能以繇。 註安 顛闕天散。宜

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註杜 彌縫猶補合也。 註安 陸祭

武子賦節之卒章 註杜 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 註杜 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

譽之 註杜 譽其好也。 註安 正義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子何以輒對。故杜以為譽其美好也。惠棟云譽今孟子作豫。趙岐章句曰豫亦游也。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豫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為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虔互引為證。衛宗舉豫通。故服虔互引。但宴雖主歡。自有常禮。庭有嘉樹。輒降堂游其下。恐春秋之時無禮未至此。服訓游蓋以

角弓 註杜 封厚也。 註安 衡案封。 **遂賦甘棠** 註杜 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

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 註杜 為平公。 註聘 少姜。 **見子雅子雅召子旗** 註杜 子旗之子。 **使見宣子宣子曰**

謂之如子旗 註杜 亦不。 **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

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 註杜 為十年齊欒施。 **自齊聘於衛**

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 註杜 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 **宣子賦木瓜**

左傳專車

卷之十一

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

宣子賦木瓜

自齊聘於衛

謂之如子旗

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

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

使見宣子宣子曰

非保家之主也不臣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杜注：須韓起之齊陳無

字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杜注：為立別號所

謂陳無字非卿杜注：欲使齊以適夫執諸中都杜注：中都晉邑在河少姜

為之請曰送從逆班杜注：班列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杜注

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字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安衛案諸侯親迎而姊妹則

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譏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

之雖嫁天子君不親送之是送者之班常卑於逆者禮也今齊使送者從逆者之班

無他畏大國也猶可止之辭若不止於此猶有所改易使上卿送之失禮已甚亂所

以作故齊叔子聘于晉報宣子也杜注：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杜注：聘

不取也辭曰寡君使子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

執事敕邑弘矣杜注：徹達也敢辱郊使請辭杜注：辭郊

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杜注：得通君命

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杜注：宗猶辭不忘國忠信也杜注：謂稱先

國後已卑讓也杜注：始稱敕邑之弘先國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

德夫子迺德矣杜注：詩大雅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

位杜注：杜游氏大叔之族黑為游傷疾作而不果杜注：前年游楚駟氏與諸

大夫欲殺之杜注：駟氏黑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杜注：遽

安衛案兩下相殺則罪有所公而威使吏數之杜注：責數曰伯有之亂

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杜注：爭

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

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

徐吾犯之妹 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杜注：謂殺大史有死罪三

左傳卷之十一

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杜印子哲之子子產曰印也若才君

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

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杜衢道也加木焉杜書其罪於木以加尸

上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杜

晉侯溺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杜致少姜之祔服公以末秋行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故諸侯不取以私煩諸侯故止之杜始冬還還乃書之故經在冬叔向言陳無字於晉侯曰彼何罪杜

彼無字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

則不共杜逆卑於送是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杜頗不

通已甚也平公庸主故層層開喻杜不喻其意既以杜謂請無

冬十月陳無字歸杜晉侯赦之且少姜有辭杜謂請無

遂謂魯侯以杜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杜平少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杜襄二十五年夏叔弓如滕五

月葵滕成公杜卿共小國之葵禮過厚葵襄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

雩冬大雨雹杜無傳北燕伯款出奔齊杜不書大夫逐之而言

衡案春秋未脩書曰某某出其君春秋既脩未有書大夫逐其君者蓋謂以臣逐君

其不可為訓甚於以臣逐君故改以自奔為文例以魯君以自孫為文其意甚明傳

云罪之者諸侯不生名今經名北燕伯明罪之也然則經書弑其君何也曰逐猶可

掩也弑不可得而掩故直書以正其罪亦所以為訓也然君無道亦書其名以罪之

言為君者不當如此反以證此杜傳所云罪之者謂書名可知矣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葵梁丙與張趯見之

日將得已乎杜言不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杜卿共安葬子大叔

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杜

昔文襄之霸也杜晉文公其務

明王之制歲聘問朝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杜註

在十三年今簡之杜註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在三十

年蓋時俗過制故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杜註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

盟聘以昭禮杜註無加命矣杜註命有杜註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

守適杜註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然則安註衡案不敢擇位承上

寵之喪晉不復擇弔葬者之位使其禮數同於守適夫杜註唯懼獲矣豈敢悼煩

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杜註繼室復安註阮元云石經宋本淳熙本姜作

云晉侯寵異少姜謂之少齊大叔從而尊稱曰少齊耳何得以為誤哉少齊一本作

少姜故傳本有異今定為齊字按陳說是也衡案少姜姜姓字相配婦人之正稱

晉侯寵異之去姓而加國名蓋亦房中戲謔之言非尊稱也然子大叙方言其有寵

舍正稱而舉綽號亦其所也當以作齊為正又案聘禮卿館於大夫據下文張趯

除先人之弊廬之言此時子大叙館於張杜註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

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杜註火中寒暑乃

退杜註退季冬且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

言將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叙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

乎杜註其無杜註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杜註同盟於襄之世亦應從

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

難是以不獲杜註自得安註釋文質徐杜註不腆先君之適杜註謂少以備內

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

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丁公杜註徵要也二公齊

猶有先君之適杜註適夫人杜註及遺姑姊妹杜註遺餘安註正義姑姊妹亦

若而人杜註言如常人安註衡案謂我姪者我謂之姑遺姑姊妹謂先君女兄弟

生亦在其中矣而如也言若杜註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

如人者猶言若是如是人耳

衡案謂我姪者我謂之姑遺姑姊妹謂先君女兄弟

謂先君女兄弟

謂先君女兄弟

謂先君女兄弟

嬪嬙寡人之望也

註董正也振整也。陸祭云董督也振猶舉也王引之云其整理杜注非也今案董當讀為動振之言振動也周語口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震與振通振動者戰栗變動也春官大祝辨九摯四曰振動鄭大夫曰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後鄭曰振動戰慄變動之拜是董與動通董振擇之者震動恪恭以擇之言敬之至也衡案董陸訓督是也振擇連讀振收也中庸曰振河海而不洩上文先君之適以下備告齊國所有之女此欲使晉擇之故曰君若使人督察而收韓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所望也先儒董振連讀釋為齊自擇之所以費解也

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

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

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

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

嘉之

註唐叔晉安正義舉亦皆之義言舉朝郡臣也王念孫云舉當讀為與曰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是也正義失之衡案舉字頗難讀而杜不注知其所據本作與王說是也寵光耀也言自以為有光耀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

語叔向曰齊其何如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

弗知齊其為陳氏矣

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

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釜十則鍾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

矣

註豆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五升為豆五升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矣加豆為五升而釜區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是也本或作五豆為區五區為釜者為加舊豆區為五亦與杜注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衡案詳注意五豆五區之五皆當作四其作五豆五區者無以五升為豆一斛故陸云亦與杜注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今來正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則區二斗五升釜一斛二斗五升與杜注不合故知其誤也今詳考傳文云陳氏三量皆登一焉若五豆為區而區二斗則豆無所登傳何以言皆登一焉知五升為豆是也四豆為區四區為釜於舊量僅增五分之一今傳不言五分則區釜登一之義亦沒而不見竊謂齊舊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陳氏增之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故云皆登一焉如此則區二斗五升釜一斛二斗五升鍾十二斛五斗故又云鍾乃大矣杜仍自其四以登於釜者嫌其大多耳然今人而解古書當據文以求意不宜文外

生理且陳氏欲收民心以代齊必不厭費出之多何怪其大多哉

以家量貨而以公量收之杜賈如在山

杜收厚而收薄

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杜賈如在山

杜海不加貴

民聚其

力二人於公而衣食其一杜言公重賦斂

杜言公重賦斂

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杜

杜賈如在山

杜賈如在山

而或煨燂之杜煨燂謂陳氏也

杜煨燂謂陳氏也

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杜踊則足者屢言則多

杜踊則足者屢言則多

民人痛疾

杜賈如在山

休咻通咻也煨燂氣以溫之也謂振恤民窮

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

馬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杜四人皆舜後

杜四人皆舜後

其相胡公大姬已

杜四人皆舜後

在齊矣杜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

杜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陳氏

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御無軍行杜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

杜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杜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

杜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

杜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

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杜滋益

杜滋益

道殣相望杜餓死

杜餓死

而女

杜餓死

富溢尤杜女嬖寵之家

杜女嬖寵之家

民間公命如逃寇讐樂郤晉原狐續慶伯降

杜大夫專政

民無所依君日不悛

杜大夫專政

在阜隸杜八姓晉舊臣之族也阜隸賤官

杜八姓晉舊臣之族也阜隸賤官

政在家門杜大夫專政

杜大夫專政

民無所依君日不悛

杜大夫專政

以樂惱憂杜惱藏也安釋文樂音洛正義劉炫云惱慢也盧文弨云當作悛

杜惱藏也安釋文樂音洛正義劉炫云惱慢也盧文弨云當作悛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杜言今

杜言今

讒鼎之銘杜讒鼎名也

杜讒鼎名也

慢易憂杜慢易憂

杜慢易憂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杜言今

杜言今

讒鼎之銘杜讒鼎名也

杜讒鼎名也

服虔云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惠棟云韓非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

以其厲往齊人曰厲也魯人曰真也是古鼎之名蓋當時鼎已在齊故晏子述之馬

宗璉云說林又曰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樂正子春戰國時人是晏子在晉時

齊尚無索鼎之事安得云鼎已在齊惠說誤矣衡案崇鼎文王伐崇所獲崇侯虎讒

文王故服以讒鼎為崇鼎疑非有確據也此叙

向述之惠云晏子述之何其疎也厲古贖字

昧且早起也丕大也言夙

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杜

杜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

盱聞之公室將

杜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

果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盱之宗十一族杜同祖

杜同祖

唯羊舌

杜同祖

杜同祖

杜同祖

問何以安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免此難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免此難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

盱聞之公室將

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免此難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

盱聞之公室將

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免此難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

盱聞之公室將

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免此難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

盱聞之公室將

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免此難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

盱聞之公室將

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免此難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

盱聞之公室將

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免此難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

盱聞之公室將

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免此難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

盱聞之公室將

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免此難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

盱聞之公室將

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免此難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

盱聞之公室將

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免此難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

盱聞之公室將

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免此難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

盱聞之公室將

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免此難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

盱聞之公室將

杜問何以安

杜問何以安

氏在而已盼又無子

註杜無賢子

公室無度

註杜無法度

幸而得死

註杜言

以壽終為幸

豈其獲祀

註杜言必不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

曰子之宅

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

註杜湫下隘小囂聲塵土

請更諸爽塏者

註杜爽明燥

辭曰君之先臣容焉

註杜先臣晏子

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

註杜侈奢

且少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註杜旅眾也

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

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

註杜繫多

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

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

註杜傳護晏子令不與張趯同譏

景公為是省於

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

子如社亂庶遘已

註杜詩小雅如行也社福也遘疾也

安陸祭云如若也社

宣十八年范武子引此詩亦云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蓋君子喜則錫福故謂喜為社衡案古之君子喜怒當義而不獨喜怒於心喜則有賞怒則有罰故言社以見喜

言怒以見罰范武子精通詩旨故云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非訓社為喜也詩每以互文見義不獨此篇陸不通此義以訓喜為是謬矣其訓如為若則得之其

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及則成矣既拜

註杜拜謝乃毀

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

註杜本壞里室以大晏

安衡案景公嫌晏子之宅

者今為更之必擇爽塏之地而為之非附益其故宅而大之也既新為之則其所壞里室必多故晏子毀新宅改為里室反之本主其故宅則依然如舊故下文曰卒復其舊宅

則使宅人反之

註杜還其

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

復反也 註杜 安王念孫云且諺曰本作曰諺曰晏子既使宅人反其故室矣因謂宅人曰

卜良 註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云云上曰字仍是記事之詞自諺曰以下方是

晏子之語若作且諺曰則與上文不相承矣自唐石經上曰字誤作且而各本皆從之初學記居處部大平御覽州郡部三引此並作曰諺曰衡案此且字不可讀而注

君子不犯非禮

註杜去儉即奢

小人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

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註杜傳言齊晉之

且言陳 氏之與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

嘉馬授之以策

杜之策賜命

日子豐有勞於晉國

杜子豐段

安正義

服虔云鄭僖公之為天子子豐與之俱適晉計從天子一朝於晉不足以為勞也或當別有功勞事無所見故杜不解之衡案平公庸君嘉伯石有禮欲賞之而惡無名故舉其父微勞以為辭耳故君子亦專稱伯石得禮未嘗一言及其父可見非子豐別有功勞也服說未可遽非焉 余聞而弗忘賜女

州田

杜州縣今屬河內郡

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

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

杜汰驕也

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

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

藥豹之邑也

杜豹藥盈族

及藥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

文子曰温吾縣也

杜州本屬温温趙氏邑

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

杜郤稱晉大夫始受州自是州與温別至今傳三家

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杜言縣邑既別甚多無

有得追而治取之

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

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

杜獲趙文子之子

文子曰退

使獲退也

二子之言義也

杜二子二宣子也

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

用州其以徵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

杜患不知禍所起

知而弗從禍莫

大焉有言州必死

安衡案此趙文子引古人之言以申戒趙獲也凡引古人之言稱名字其常也或言志曰或言古人有言自左氏

載時人評騰之外未有稱君子曰者君子疑有誤矣弗知實難者言不知其為不義實難改悔也弗從本或作復從非也

豐氏故主韓氏

杜故猶舊也豐氏至晉舊以韓氏為主人

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

取之之故

杜後若選晉因自欲取之為七年豐氏歸州張本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

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杜忌怨也懿伯叔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為之辟仇

安正義檀弓下云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用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敬叔即此敬子也懿伯是惠伯之叔父為人所殺及滕郊遇懿伯之忌逢其讎也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讐殺彼人也鄭玄彼注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故不入又云

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其言差錯不可顯解是鄭之謬也陸案云忌謂忌日耳此解及檀弓注疏所云皆謬說也衡案鄭說是也敬子舊有怨於懿伯懿伯時在滕

敬子及郊聞其將報怨恐禍及惠伯故不入也鄭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者言懿伯非敬叔親叔以昭穆推之當敬叔叔父行其屬既疏故有相怨之事也陸以

忌為忌日從陳澹記注殆蓋本於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然戴記所言謂父
母之忌日耳叔父之喪齊衰期不杖豈有終身辟其忌日之理哉此自陳澹馨說而
陸襲之亦未免為贅矣下文又云公事有公利無私忌與利對其為怨審矣若為忌日殊無意趣

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杜言叔子之有禮也傳 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

如齊逆女杜為平公逆 公孫蔓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

嫁公子杜更嫁公女 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

齊而速其寵寵將來乎杜寵謂子尾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

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杜楚靈王新立 敝邑之往則

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杜云交相見 進

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杜布陳也 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

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

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杜猜疑也 君實有心何辱

命焉杜言若有事晉必至楚可不須告 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杜安衛

有猶杜至楚可不須告 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杜歸在此年春 小人冀除先人

之敵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

來杜賤非上卿 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杜孟張

如趯言杜賤非上卿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杜不欲以諸侯禮待之 穆叔曰不

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杜睦謂小邾

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

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莒杜莒齊東竟

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杜敬慶封之黨襄

於竟種種短也自言杜安釋文種本亦作 公曰諾吾告二子杜二子子歸

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

處我矣

杜言不信

安

陸祭云襄二十八年慶封聞子雅子尾怒告盧蒲癸癸曰

或能寢處我矣

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

杜恐其復

燕簡公

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

杜比相

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杜款罪輕於衛

故舉中

衡案罪之也者謂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

日

杜吉曰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

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

之夢

杜楚之雲夢

齊公孫竈卒

杜竈子

司馬竈見晏子

杜竈齊

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

杜以其不臣姜族弱

矣而嬖將始昌

杜嬖陳

二惠競爽猶可

杜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競彊也爽明也

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杜當雪而雹故以

安

衡案雹之大者折樹破瓦不唯失時氣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

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杜楚靈王始

楚人執徐子

杜稱人以執以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代吳

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

宋不在故也胡國汝陰縣西北胡城

安

衡案各本作有胡城史記楚世家正義引

有字今從更

執齊慶封殺之

杜楚子欲行霸為齊

安

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杜討慶封故稱齊

安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

杜

欲與俱田遂止鄭伯復田

江南許男與焉

杜前年楚子已與鄭

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

之

杜二君

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

在襄二

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

杜不易言

寡人願

結驩於二三君

杜謀得諸侯

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

杜

虞度

安王念孫云虞憂也范望注大玄元瑩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憂虞之也

疾疾晉語曰衛文公有邢狄之虞吳語曰越曾足以為大虞乎又曰今伯父有荆蠻之虞皆其證也

衛索虞訓度本義也度敵為禍難心為之憂故引伸訓憂王所引是也度敵有禍難及約鄰國救已度其將至心必望之故又引伸訓望下文虞敵國之難及六年傳始吾有虞於子之屬是也是二者度之一訓可以兼之然二義正相反

而訓度味者或不能曉故范望訓

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

杜欲借君之威寵以致

諸侯

安

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後

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

杜相助

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

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

杜

之

杜葉不以

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

杜危殆

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

杜多寡我

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

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

安

四嶽

杜東嶽

嶽華南嶽

三塗

杜在河南陸

陽城

杜在陽城

大室

杜在河南陽

荆

山

杜在新城汴

中南

杜在始平武

安

九

作中也衡案終中聲近故尚書作終南左氏作中南水經注謂杜預以大一山古文為中南猶漢志言古文以大一山為終南耳非謂杜改左氏終南為中南也

州之險也是不一姓

杜雖是天下至險

冀之北土

杜燕

馬之所

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

安

是

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

杜亨通

安陸祭云劉向新序援此文亨作

從新序讀為亨杜不讀為亨者蓋以神可言亨人不可言亨耳不知古人之文多有從一而省者人固不可言亨亦得因神而并稱之襄二年傳萊人使正與子賂風沙

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五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多牛曰匹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

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然則以亨神人亦是從一而省文耳襄二十七年傳能飲神人杜注曰飲亨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彼言歡

神人此言亨神人皆是

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

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杜於國則四

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杜仲孫公孫無知事在

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杜里克平鄭事在僖九年 衛邢

無難，敵亦喪之。杜閔二年秋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 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

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

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

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杜言不得自往，謙辭 諸侯君實

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杜蓋楚子遣舉時兼使求昏 晉侯許之。楚子問於

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杜安

莫匡其君。杜貪

少小不能遠圖，安陸祭云釋文謂少讀如字，於義爲勝。少安猶叔向云晉少懦矣，又晏子敗名之安，謂安逸無所爲，不在諸侯其意不在諸侯，也言不以諸侯叛服爲意焉。

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杜晉楚同也 正義釋言云：匡正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杜

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

國。杜大國也 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

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杜言楚威力

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杜逞快也，求

與人同欲，盡濟。杜爲下會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

可禦乎？杜禦止也，申豐魯大夫 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

在北陸而藏冰。杜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 西陸朝覲而出之。杜謂夏三

月，在東陸而藏冰。杜謂夏三月日在畢，蟄蟲出而用冰，春

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杜東方以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啓冰，是也。如

鄭玄答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劉炫云：春

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三說，鄭爲近之。衡案

西陸朝覲，謂西方七宿朝見於東方，出之謂出而用之，故下文云其出之也。朝之祿

位，賓食饗祭於是乎用之。服杜誤以出之爲啓冰，故以西陸朝覲爲春分之中，奎星

朝見東方夫日在北陸謂十二月日纏虛危虛危在北方七宿之中則西陸朝觀亦指白虎全宿而言不僅指其一宿也二月獻羔啓冰室而已未即用之不應言出之鄭說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註杜沍陰也必取是也註杜積陰之冰所

以道達其氣註安正義周禮鼈人掌五物鄭司農云五物謂龜鼈有甲滿胡阮元云使不為災註釋文互作互按說文無五字古祇作互衡案正義引周禮鼈人解鼈之甲包裹其肉杜訓閉非也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葵祭於是乎用之註杜共言不獨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註杜黑牡黑牲也

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註杜桃弓棘箭凶邪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註杜廷治其職事就官

食註安衡案食肉之祿謂者註祿厚足食肉者註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註杜命婦大夫註安衡案當兼之註杜祭寒而藏之註杜享司獻羔而啓之註杜謂二月春分獻

室公始用之註杜公先用註杜火出而畢賦註杜火星昏見東方註杜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註杜老致仕註安衡案曰自自自上及下

子曰七十非肉不飽疾亦有當以肉養者凡肉遭暑易腐爛故賜冰使民養老疾遂屬與人納之隸人藏之註杜與隸皆以風出註杜順春風註安衡案待有風而出其藏之也周註杜周密其用之也徧註杜及老則冬無愆陽註杜愆過也註安衡案積陰之地堅冰堆下化為水而其上未釋狂風卷之孽盜為雹雹必挾風雷以此也周正月今之十一月而新冰未結舊冰為風卷去而為雹乃愆陽所致申豐論雹理精微入神矣

夏無伏陰註杜伏陰謂春無淒風註杜淒寒秋無苦雨註杜霖雨為人註杜所患苦

安註正義詩云以祈甘雨此云苦雨雨水一也註雷出不震註杜震霆無雷霜註杜雷霜

電厲疾不降註杜厲惡註民不夫札註杜短折為夭註安釋文札側八反一

九年傳注大死曰札此以大為天文誤耳鄭眾云札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為札劉熙釋名云札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也鄭玄亦讀札為截阮元云天死宋本作大死

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註杜既不藏深山窮谷之水又註風不越而殺

雷不發而震註杜越散也言陰陽註失序雷風為害註電之為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

章藏冰之道也

杜註七月詩極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日約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魯曹邾辭以難公辭

以時祭衛侯辭以疾

杜註如子產言鄭伯先待于申杜註自楚先至會地六月

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

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

臺之享

杜註啓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安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夏啓元年帝

高湯有景亳之命

杜註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安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帝癸二

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

周武有孟津之誓

杜註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杜註成

王歸自奄木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安惠棟云汲郡古文曰成王六年木蒐於岐陽晉語云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絕設望

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

康有鄆宮之朝

杜註鄆在始平鄆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安惠棟云汲郡古

朝于豐宮

穆有塗山之會

杜註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安惠棟云汲郡古文曰穆王

齊桓有召陵之師

杜註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杜註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

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

杜註選擇所用王曰吾

用齊桓

杜註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

大國用之敢不薦聞

杜註言所聞謙示所未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杜註其禮六儀

也宋魯公故獻公禮

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杜註

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

安正義下椒舉云禮吾所未見者六焉故知其禮同也

君子謂合左師善

守前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

杜註規正子之過安

陸祭云謂規正會禮之過耳禮雖向戌公孫僑所獻然非二子身行之也何謂規其過乎

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

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杜註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宋大子佐後

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林舉請辭焉

杜註請王辭王使往曰屬

有宗祀之事於武城

杜註言為宗廟田獵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杜註恨其

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安惠士奇云墮幣謂祭也周禮肆師大祀用牲少牢又有墮祭然則禮神之幣亦曰墮謂祭後乃相見故曰敢謝後見如服杜解則與上文宗祧之事不相連屬而文亦不順蓋楚之武城有先君之廟也馬宗璉云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楚子此時會畢將以幣玉告諸武城先王之廟而反命矣恨宋太子後至故以墮幣為辭服皮以為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疑非衡素特牲饋食按祭鄭康成據士虞禮古文讀為墮祭云墮祭下祭也下祭取之置下不復舉向口也布亦置之下義與墮同申本申國其地在方城之北武城在南陽宛縣北皆非楚宗邑恐不得有宗祧且祭有墮祭未聞墮幣朝會則有布幣之禮襄二十九年楚人使公親從公患之穆叔曰彼殯而祔則布幣也是也故杜據上文田於武城以宗祧之事為廟祧田以墮幣為因會布幣言今為祭田不得相見後將布幣行會禮因以相見也將字後字相呼應後指會言非謂會外別相見其義精矣惠云與上文不連屬未達此義也馬以墮幣為藏主命遂謂是時會畢顯與經書大子佐相戾其謬尤甚蓋馬見傳載此事於會畢之後忽思藏主命之事不復顧經文以叔此說耳不知傳欲與下執徐子相比以見楚子無道因以起極舉之諫與子產左師之譏故載之此豈以在會畢之後哉不思甚

諸申杜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 **楚子示諸侯侈**杜自奢 **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杜六王啓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 **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用

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

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杜仍緡皆國名 **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杜黎東夷國名 **周幽為大室之盟我秋叛之**杜大室

有緡氏述歸遂滅有緡馬宗璉云哀元年傳后緡方娠賈逵注云緡有仍之姓是有緡即有仍也服虔杜預皆以仍緡為二國疑非衡素婦人未有以國氏者據后緡方娠之文緡為有仍之姓審矣賈說可從

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杜黎東夷國名 **周幽為大室之盟我秋叛之**杜大室

帝辛四年大蒐于黎韓非子曰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服虔曰黎子姓馬宗璉云尚書西伯戡黎鄭注戡黎入紂圻內郡國志上黨壺關有黎亭故黎國衡素毛詩疏丘序云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時衛都邺在朝歌之東北狄既迫逐黎侯次及衛國則黎又在衛之東北郡國志以上黨壺關當之是也故紂為黎之蒐而東夷叛之

周幽為大室之盟我秋叛之杜大室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杜復

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杜惡

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杜為十三年楚 **秋七月楚子以**

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

杜經所以更敘諸侯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久於楚宋太子不得

時見故 安 衡案二國大於滕小

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杜從伐吳以

衡案滕小邦大夫不從者以其小而遠楚特許之

使屈申圍朱方

杜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

八月甲

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杜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八月無甲申日誤

將戮慶

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

謂性不安

顧炎武云逆命謂弑君衡案不言殺君而言逆命者椒舉所處在不

其肯從於戮乎

杜言衡案

封不從戮楚子舊惡必將播於諸侯止言播於諸侯亦避所忌也

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

杜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

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弑君罪責之

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

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縛銜璧士祖

輿攬從之造於中軍

杜中軍王所將

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

在德六年

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攬王從之

杜從舉言

遷賴於鄢

杜鄢楚邑

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

之而還

杜為許城也韋龜子文之玄孫

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

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拔

杜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

王心不違民其居乎

杜言將有事不得安也

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杜衡案民去

其鄉戶口日減故其留者不堪命也

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

杜著丘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

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杜著丘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

鄭子產作丘賦

例者以通

鄭子產作丘賦

杜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

正義服虔以為子產為丘賦者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古法耳丘賦之法不行久矣今子產復脩古法民以為貪故謗之惠棟云賦謂兵賦杜謂別賦其田固非服虔謂復古法與渾罕譏其作法於貪乎但杜解如魯之田賦則病民已甚子產又國人謗其為董屋渾罕譏其作法於貪乎但杜解如魯之田賦則病民已甚子產

安得自謂為善而引禮義不愆之詩蓋其賦視古法稍加以濟國用若魯丘甲之類耳衡策或問子產孔子曰惠人也又曰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及其死為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孟子亦曰惠而不知為政其為聖賢所稱如此即有過舉必不至如杜注所云矣竊謂丘如獲於丘民為天子之丘指縣鄙言非四邑為丘之丘也古法軍賦出於三鄉三遂為之副時四方多事子產憫其勞偏賦縣鄙交番徵發之所謂其使之也義故國人謗之而子產以為禮義不愆與國人謗之

杜詩毀也 曰其父死於路杜謂子國為耐氏所殺 已為蠶尾杜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

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杜子寬鄭大夫 子產曰何害苟利

社稷死生以之杜以用也 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

民不可逞度不可改杜度法也 衡策得其所欲曰逞言民不可使之盡得其所欲焉 詩曰禮義

不愆何恤於人言杜逸詩也子產自以為權制濟國於禮義無愆 吾不遷矣杜遷移也 渾罕

曰國氏其先亡乎杜渾罕子罕 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杜涼薄也 作

法於貪敝將若之何杜言不可久行 姬在列者杜在列國也 蔡及曹滕其

君僖十五年傳云入而未定列衡案列行也故訓位詩云嗟我懷人真彼周行毛傳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惠說得之

先亡乎偏而無禮杜蔡偏楚曹滕偏宋 鄭先衛亡偏而無法杜偏晉也 政

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杜子產權時救急 及吳伐

楚入棘櫟麻杜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勸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 以報朱方之役

杜朱方役在此年秋 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杜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

後其歲尹宜咎城鍾離杜宜咎本陳大夫襄二 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

來杜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 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杜彭生楚大夫罷關韋

龜城賴之師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杜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 子齊齊

在成十六年之前此及下注襄二年豎牛五六歲皆謬說也詳見於成十六年 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

行告之故哭而送之杜婦人聞而哭之 適齊娶於國氏杜國氏齊正卿姜姓 生

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杜穆子顧而見人黑而上僂 深目而顴喙杜口象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日而皆召其徒

杜口象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日而皆召其徒

左傳傳釋 卷之十八 廿四

無之註杜徒從且曰志之註杜志識安註衡案告其徒以所夢之象使及宣

伯奔齊饋之註杜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註杜

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註杜言兄始為

蓋念言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註杜在齊生孟丙仲士魯召之安註衡

魯人召之在成十六年先是既生孟丙仲士至註杜立為卿襄二年始見經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

年豎牛註杜問其姓註杜問有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註杜襄

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註杜豎小臣也傳言安註衡案嘗語其徒以所夢之象

不請援於小兒今豎牛與所夢相應則註杜有寵長使為政註杜為家公孫明

其年必亦稍長杜云五六歲又失之註杜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註杜國

知叔孫於齊註杜也公孫明齊大夫子明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註杜國

母孟仲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註杜子孟丙田於丘犢註杜丘犢遂

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註杜欲使從已叔

孫為孟鐘曰爾未際註杜際接也孟未與饗大夫以落之註杜以

饗鐘註安衡案落始也室成始居之飲酒曰落器成始用之飲酒亦曰落禮

曰落註安宗廟成則饗之官室成則落之器亦如之鐘孟器耳何為饗之哉既具

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註杜北婦人國姜也怒將往

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註杜殺孟安註衡案殺諸外恐叔孫見之也

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註杜萊書公御士名仲與

公與之環註杜賜玉使牛入示之註杜示叔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

叔孫見仲而何註杜如何叔孫曰何為註杜性牛曰不見既自見

矣註杜言仲已自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註安衡案叔孫雖

疾馬蓋病喪心不能復照牛姦耳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

告之飢渴授之戈

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

對曰求之而至又

何去焉

杜洩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蓋

陸祭云杜洩憾叔孫之召豎牛以致禍故言女亦自求之而至今又

何用去之哀八年吳伐魯子服何謂孟懿子曰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語意與此相類衡案杜洩始不知豎牛所為以叔孫疾急以為亂命故答以求之而至非忿之乃慰之也觀下文豎牛云云洩蓋為叔孫求食矣觀其與季孫論辨之言洩亦忠臣未必至如陸所言之甚焉且如其說訓求為召然牛自來耳叔孫未嘗召之與事實相反其謬甚於杜矣

豎牛曰

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介而退

杜實置也介

十二月癸丑

叔孫不食乙卯卒

三日絕糧牛立昭子而

相之

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姑也

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

遺

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

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

杜洩將

以路葬且盡卿禮

路王所賜叔孫車

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

馬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

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左不便

左庚也

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

舍置也

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

聘於王

在襄二十四年

王思舊勲而賜之路

感其有禮以復

命而致之君

豹不敢

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

吾子為司徒實書名

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

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

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

正義工正是司馬之屬官也季孟亦有屬官共書其事但季孟身在不假言屬以叔孫已亡取屬官為徵故兼言之衡案

勲

勲功也

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

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

去中軍豎牛曰

夫子固欲去之

杜誣叔孫以媚季孫

